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升庵集卷五十

明　楊慎　撰

辛甲

辛甲為商紂太史七十五諫而去其後周人封之著書一篇其事不傳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後代有辛有見左傳

董之緐菁

戰國人名有董之緐菁董姓也之緐菁三字其名也複

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

馯臂子弓

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此子弓即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或以為仲弓或以為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王良字子期

韓非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良為郵無卹未知孰是然韓非去王良時近

或得真

伍員之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懐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趂韻耶慎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謡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

奴官反票姚之姚音同鷂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注云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為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古今兩鮑謝

鮑照謝朓宋鮑防謝良弼唐與李膺杜密李固杜喬李白杜甫同

苻堅

晉苻堅以應圖讖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符非也苻音蒲其音亦别又左傳萑苻之澤杜預注苻亦音蒲

鍾元常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

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遥遥不至葢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

次卿

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公孫弘字次卿惟見此漢書不載

少伯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

出呂覽高誘注

盧鴻一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葢誤以鴻為單名而削去一字也人之名可減去乎其脫誤如此

鳴犢竇犨舜華

琴操曰孔子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戰國策顔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鐸犨古今人表曰鳴犢竇犨說苑曰趙有鐸名竇犨史記世家曰竇鳴犢舜華家語曰殺竇犨鳴犢及舜華索隱曰竇犨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亦作慶華今按諸說不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

杜伯度

韓文諱辯漢有杜度按庾肩吾書品杜操字伯度非名也韓公亦誤用不如用魯有衆仲

段干

段干李姓一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益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於干今開封有刋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戰國策有段干綸越人

蔡邕父名

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傳奇戲文蔡從簡杜撰無稽不學之過

呑道元

呑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呑景雲晉有呑道元與呑公戕者今類書引之改呑作查葢不知古有呑姓也書叙指南所引猶是呑字可以為證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

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髮子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髮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閭葵班閭葵複姓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有緤錯挐薄緤挐姓僅見此

母丘

複姓有毋丘氏諸姓氏書音毋作母非也漢書有曼丘臣顔師古曰曼丘毋丘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毋丘索隱曰毋音貫毋丘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毋丘字殘缺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毋字為殘缺亦非葢古字從省不用貝耳漢有毋丘興毋丘長毋丘毅魏有毋丘儉皆同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毋曰丘而毋為父母之毋不惟士人不知而毋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牒不明之弊久矣嘗有友人毋姓

者屬予篆私印予為寫作毋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

楊用脩亦太横乃欲改人姓音耶予聞而一笑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孰哉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鸞字雙和崔挺字雙根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綸字斌籀楊温字弘籀籀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矣

避諱改字

避諱至唐尤嚴古禮二名不偏諱而唐人世與民皆諱以民部為户部以世為代不惟是也世字在偏傍亦諱之改左傳泄治為洩治王藻畢傑為畢係楚辭鼓枻為鼓栧何其迂哉宋人經史輙遇諱缺其畫如桓作桓至今遵之諸廟諱但缺其畫而欽宗之諱桓字則公畫四字曰淵聖御名餘則否何見也

名諱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頌祭文王之廟曰克昌厥後周

人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曰一之日觱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為諱而明言之若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曰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録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曰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口改曰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録依王所讀遂即曰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録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

王父字為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談為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莊子陵為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証也宣帝諱詢改荀卿為孫卿亦然

諱辯

余少時父師命讀韓文諱辯其曰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余問曰何不云春秋有衆仲戰國有騎期自今思之衆仲實姓名同音又顯在春秋左傳韓公偶思之未及爾

謚號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

自東漢之渉車始然黙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於東漢矣

別號

幼名冠字長而伯仲没則稱謚古之道也未聞有所謂別號也杜甫李白倡和互相稱名張仲吉甫雅什但聞舉字近世士夫多稱別號厭名與字懵然莫知傳刻詩文但云張子李子或云某庵某齋當時尚不諳其誰何後此安能辨其甲乙慎所著詩篇多舉交遊之字或書

其名于下庶乎觀者俾言與事諧情景相對不知者或以為輕之異哉又近日民風澆猾白衣市井亦輒稱號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峯子一善謔者見二人並行遥謂之曰吾讀書甚久閱人固多不知蘇學士善鍛鐵羅狀元能省牲信多能哉相傳以為笑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為第一唐時重族望雖帝系之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為一則隴西之李

與唐室之李不同族明矣史官修唐世系表謂皐陶為堯大理世為理氏紂時有逃難食李得全故改理為李此附會杜撰以媚時之説殊不足信按唐本李暠之後乃西涼非中國人與皐陶之理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唐帝以李老君為祖封為玄元皇帝而廟祀之使史官皐陶大理之説有據何不直祖皐陶而乃下祖李耳乎是自相矛盾可疑甚矣漢世李廣為隴西李氏至唐猶然然據唐人姓氏譜則隴西與唐室了不相干而李氏稱

隴西者往往冐為唐宗室又矛盾矣唐自高祖即位太宗高宗繼之武后戕唐子孫殆盡至開元末四十年而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是又可疑葢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冐稱宗室既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偽也觀太白自叙之書云白家世本金陵此其自狀明甚而詩中贈九姓李者皆曰吾宗則又可疑唐之先仕於後周豈有金陵之籍哉大抵唐人族姓多冐濫如今

狐楚入相後天下姓胡者改胡為狐而上加令字以附之温庭筠詩云自從元相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鈴鳴呼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以附之况堂堂一統天子三百年之久其冒附不知幾百千萬矣噫人之賢否在於一已豈族姓所能高下小說云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父母以橐裝昏夜潜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辱也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後建安有朱氏者以譜牒進欲附國姓

聖祖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僖仁四代而已聖人之見高出萬古而百九十年族姓之敝亦少革豈非類族辨物之大義乎

三字姓

魏初作府兵八柱國掌之侯莫陳崇其一也侯莫陳三字姓崇其名也趙宋有侯莫陳利用益其後裔今讀者以侯莫為一人陳利用為一人非也又代北邊人有三字姓侯莫陳阿史那潛夫論中國亦有白巴公氏慎往

年在史館有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水盡源通塔平蓋六字地名有同列疑為三地名添之云三長官司予取大明官制證之曰此一處非三地也同列笑曰楚蜀人近蠻夷故宜知之我内地人不知也予戲應之曰司馬遷西南夷傳班固匈奴傳叙外域如指掌班馬亦蠻夷耶

同姓名

湯初勝夏已有臣扈至太戊百三十年又有臣扈詩有

家父春秋又有家父楚有兩莊蹻漢有兩王莽樂府有兩莫愁南朝有兩劉琨文人有兩王褒兩蘇子卿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王彥章古今同姓名者何限

謝莊名五子

謝莊以風月景山水名五子颺朏顥嵸瀹也宋子虛名友五子鑫森淼焱垚

師稱

鋻曰鋻師織曰織師餅曰餅師舟曰舟師工曰工師僧

曰梵師如道士曰鍊師之例可也唐詩人徑稱曰師過矣

以佛書命名

佛教盛於晉宋齊梁之後至唐尤多故恒以佛經字義命名如蕭方等梁元帝子柳達摩北齊將蕭摩訶陳將席毗羅隋人周羅侯後周人宇文陀羅尼後周帝爾朱菩提慕容三藏魚俱羅干什門趙什住高龍义隋宋金剛劉黑闥李圖通容那律王摩詰張乾陀俱唐人皆載正史其餘不可悉數

○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為名方等嘗著三十國春秋胡三省注通鑑不知此義蕭方下去一等字似今人云某人等之等而不思方等之弟名方諸方知可證乎亦猶綱目不知盧鴻一為雙名而去一字為盧鴻也

羊楊揚陽本一姓

晉有羊舌氏叔向之子伯石食邑於揚曰楊食我晉既滅羊舌氏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曰平陽曰楊氏則羊

也楊也陽也同出一姓揚子雲自以為蜀無他揚其揚字不從木而楊修云吾家子雲亦同關西之楊特子雲好奇之過獨自標異耳

千家姓跋

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編修吳沈典籍劉仲質吳伯宗據户部黄册編為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今教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訓蒙殊失之矣按其中如毿之音萬軒之音呼禓之音喧厙之音赦本庫字而去其上點

佘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强更從入下示也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皆無義而强從俗音若嵐蜀春炅本桂姓避仇而分為四元無其字若梁四公子傳之類耳他若䨇(音盤)學(音拱)破(音亥)㪿(音昨)銄(音丑本俞字加丑)覭(本員半千之後加見)卣(音罪卤字之訛)叟(音暴叓字之訛)蕟之音狐受之音倒求之音義了不可知又夷人複姓萬俟之音木其如冒頓之音墨特也了不可施於楷書況篆乎近日有妄作者刻之篆尤可笑特書以示兒輩云

猪兒豹子

李猪兒安禄山臣皮豹子元魏之臣

海鷗

柳公權僕名海鷗竊銀杯者

慕藺比荀

司馬長卿慕藺相如故名相如元任明自比荀文若故名曰彧

趙野乂

北齊武平初領軍趙野义獻白兎鴈各一○頃日與顧箬溪倡和雪詩次東坡义字韻顧言义字韻窄古人和此詩極多韻事押盡矣余言佛經力义北齊書趙野义皆奇僻未經人押顧笑曰公大能記

姓倚

漢食貨志臨菑人姓倚注姓其姓也倚其名也○昔人有以星星令屬對者或對曰字字以為絶奇若姓姓氏氏子子皆可對也

宷衷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宷衷宷音森其字從木從穴宷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劉卲之卲从卩不从阝

劉卲字孔才宋庠曰卲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楊子周公之才之卲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非不叶孔才之義从卩為卲乃叶

王渙王之奂

唐詩人王渙字羣吉昭宗大順二年進士文苑英華選其惆悵詞十首今誤作王奐非也王奐與王昌齡王維同遊去王渙一百四十餘年況其詩有霍小玉及紅娘事皆天寶以後事豈可混為一人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取士之科名云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為無謂虛高族望起於江南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江東散亂職此由之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人以世其釀禍非一日矣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為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戟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衰世之事何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

皇家茍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茍非其才雖三后之胄墜于皂隷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沖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真名言哉

蓋姓有二

蓋姓有二漢蓋寛饒蓋勲音盍唐蓋文達蓋蘇文蓋嘉運音踏

李陽氷

李陽氷字少温見於宣和書譜吳子行乃云陽氷即李

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黄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殷子周姬

殷之徳陽徳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徳陰徳也故以女書姬

昝姓

晉書有昝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封

於鄧其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為姓而鄧訛為

㫚鄧本作贊贊訛為㫚

越象

王符潛夫論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

秦德立諸夏越象事載籍不見

蘭氏

周禮鞘人注鰻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褒

洞簫賦幸得謚為洞簫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

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為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也亦由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為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

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頴川汝南六郡國兾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内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隷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兾兖徐青荆益梁幷幽交為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為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静寛仁有愷悌之徳太守之職也

舟鮫

左傳註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為名小說有鮫泣珠賣綃事葢舟鮫之官死而為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為木客也

將軍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於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為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嚳時有吳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名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名之謂之板官

## 小鳳小儀

唐人謂中書舍人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

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屬主干掫夜行以備非常也率𢆶按說文作衛將衛也省從率音與帥同率將衛也更番直也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為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雲岳即雲氣山岳也

芝泥蘭檢

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張鷟奏章云云檢文書草也（翰林學士）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朶之雲（學士）濡珥彤之毫書九重之言動繡汗青之筆乘四海之輝光（學士）

白簡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輙用白簡以聞今御史白簡即其事問之亦不知也

鈴索

李徳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傳呼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入於内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内臣立於門外鈴聲達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鄭棨詩條鈴無響閟珠宫韓偓詩坐久忽聞鈴索連玉堂西畔響丁東

馮京

余觀氏族言行録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録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説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東坡慕樂天

洪容齋隨筆言東坡慕白樂天因以為號慎按南賔志云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跡樊漢炳詩曰忠黄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凛不磨人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為才多以此驗之信然惜容齋未之引耳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凛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

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媿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令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為宜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寃死後高宗納太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

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為都督俊為樞密劉
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
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
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張𩆜所著岳飛傳浚與俊
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
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奏傾武穆因張浚白沙自語
録撃壤集外胷中全無古今無怪其然而舉世懵然余
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

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韓忠獻韓忠憲世系

韓琦安陽人謚忠獻子三人長確次冲次素見神宗御製碑其後確改名忠彦仕至南陽開國公登宰席韓億靈壽人後徙雍丘謚忠憲子八人皆貴綱司門員外綜刑部員外知制誥絳字子華平章事繹職方員外維字持國龍圖端明翰林三學士縝字玉汝龍圖閣直學士綿比部郎中紖光禄寺丞閥閱之盛為天下冠二韓公

皆為宰執一謚忠獻一謚忠憲獻與憲相近多混淆而子姓亦不知所出今據其墓碑行狀國史畧分析之



升菴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升菴集卷五十二

明 楊慎 撰

泰顛閎夭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孟明

孟明始為晉虜不自懲乂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

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賛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强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戰鬬技養於射獵猃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屈平

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雎屈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

休戚同之豈若江左王謝唐之崔柳易姓則為之佐命竊國則為之奉璽誨盜黨賊樂菑利亡恬不知怪可勝誅乎

荀卿李斯吳公

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為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信乎人之賢否在乎自立不係乎師友也

孔明

輟耕録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𤣥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𤣥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説謬矣習鑿齒曰恵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葢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周訪

晉周訪平杜弢之亂其子撫為益州太守三十餘年平
隗文鄧定蕭敬文三寇撫子楚為犍為太守世在梁益
甚得物情平司馬勛之亂太和中妖賊李弘稱號改年
鳳皇楚遣其子瓊討平之瓊子虓字孟威不屈於苻堅
可謂五世名臣矣

## 王旭

元人王旭上許魯齋書云僕以聖賢望先生而不敢以
世俗待先生者待先生也昔孟子辭萬鍾於齊先生所

以眷眷於此其必有以處此矣何如返蘇門之舊隱卧西山之白雲遠泝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旭也不敏請摳衣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觀其意蓋深不與其仕元而欲其為伯夷也嗚呼旭亦豪傑之士哉

房琯

司空圖詠房琯詩云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注云天寶中琯奏請遣諸王為都統節度禄山見分鎮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琯建此議可以為社稷功司空圖

云匈奴破膽指此杜子美輓公詩所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為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矣余故舉杜陵司空二詩以闡其幽房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之今不悉記云

司馬溫公墓銘

范蜀公景仁作溫公墓銘曰皇皇我宋神器之重而熙寧初彂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閑以壅人不聊生天下詾

詾險陂狡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為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蠹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凡數百言皆指熙寧姦邪之狀先師李文正公樂府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信矣予友薛君采蕙嘗著論云易曰小人弗用必亂邦也夫小人之在位也或有創姦弊以變祖宗之法導逸欲以蠱君上之志基禍亂以名社稷之釁樹怨毒以

失億兆之心懷苟且以誤國家之計行貪鄙以敗天下之俗害善人以塞衆正之路布私人以成羣小之黨故國家之亂不可救也雖然小人之在位也亂從之而生及其去也亂之生也不從之而亡何者姦弊作而舊章壞矣逸欲入而君志荒矣釁隙開而國勢危矣人心離而國本揺矣大計誤而事機失矣風俗敗而名教頹矣君子遠而正道微矣小人盛而禍變滋矣故國家不幸而用小人不惟兆亂於一時又將遺亂於無窮有國家

者畏小人不可不嚴也退小人不可不力也冡宰羅整菴云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李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王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二公之言其亦有為而發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黄忠文公雷雪奏議

宋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黄忠文公具封事畧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中凡涉震

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欲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至於重震之卦則曰恐懼修省恐懼在君心修省在君政豈可以虛文責之有司百官哉黃公名裳字文叔蜀劔州人樓鑰稱之曰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東坡蓋司馬公自以為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

得其全識者以為知言

趙天澤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薄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公伯温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温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泜水之竒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録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

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霞斂遥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韓魏公防閑之疎

韓魏公為西帥夜有偷兒携匕首至卧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止取金帶而去史以為美嗚呼兵事貴嚴公於周身之防疎矣此其罪也而以為雅量謬哉幸而賊有鉏

麑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喪身辱國罪莫大焉

陳文惠公一言興邦

或言古之相臣有批勑焚詔碎麻者忠諫則忠諫矣若遇中材以下之主以不敬罪之何辭以逭余答之曰陳文惠公堯咨為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来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笑閒可謂一言興邦矣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温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為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彈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

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是其本相盡露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公並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者之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著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為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一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

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遏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

五霸名訛附　　趙鵬飛

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葢各狥戰國一時之稱慕

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勾踐為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夫子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于威文有實予之辭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凡以幸天下之有威文而不遂為夷也若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矣而秦繆楚莊闔閭勾踐皆為

列國悲聖人何忍長其寇哉若闔閭勾踐皆逞兵以鬬其私尤無足稱據者春秋益嘗貶之君子不道也而秦繆三敗不退孟明其悔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其義見稱于武子若二君者以為秦楚之賢君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則鵰鸞無别矣秦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也若

楚莊者尤列國之害又非秦繆之比秦繆鬬私忿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兵直犯列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仗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靣縛請降登牀告病而後已謂之賢者固如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闢荀孟之論而槩以五伯為賢昧者遂伸秦繆楚莊於桓文之列則玉石無辨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褒庸可謂予秦楚乎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

尊春秋破荀孟之論以直桓文非私意也春秋意也穀梁傳云交質子不及二伯亦可證春秋之世本無五伯之說也

齊桓晉文優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于溫之會捷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

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於桓公子今曰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於桓公者也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黄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為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内則伉矣

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為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于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為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裴氏世注史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駰字龍駒注史記博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

楊察兄弟

楊察字隱甫蜀之成都人宋史有傳亟稱其屬文雅緻有體弟寘與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又蜀士在宋世三元三人陳堯叟楊寘何涣也亦可謂盛矣而郡志不載

沮誦王塈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氷王塈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氷不知王塈鄭僑與古文在

歐陽修前今人亦不知有鄭條也

筆諫醫諫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也柳公綽進太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者葢以醫諫也柳氏世有人矣

戴石屏無行

戴石屏未遇時流寓江西武寧武寧富翁以女妻之留三年一日思歸詢其所以告以曽娶妻以白其父父怒

妻宛曲觧之盡以嫁奩贈之仍餞之以詞自投江而死其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仍冩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来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嗚呼石屏可謂不仁不義之甚矣既誑良人女為妻三年興盡而棄之又受其奩具而甘視其死俗有誰詞云孫飛虎好色柳盜跖貪財殆兼之矣其為人如此而台州猶祠于鄉賢何哉

火迫酇侯

唐原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郭某為將自比諸葛酒後輙詠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此事

不經見當表出之葢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圭里

高士傳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班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張文成贊徐有功

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鵰梟之内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甞謂為大將者為太公望易為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為周公易為孔明難為刑官者為臯陶易為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軒軒霞舉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相如奏賦黄門飄飄有淩雲氣正可相對二子皆蜀人也

三俊五君

二陸與顧榮號三俊五君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

竹林七賢有山濤王戎

雙鳳二龍

蔡邕崔實號雙鳳崔晏許受號二龍

舉身是膽

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三國志　王雅舉身悉是膽北史周文帝云

二孝子事相類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虵素狸擾

其傍皓爲蠷雀集於隴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揷墳獸銜土而壘隴

九州被

孔融評遏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九州被葢錦文織九州也

粥飯僧

五代李愚爲相誠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亦宜矣然其貧至無屋又欲依古以創禮其清儉好古何如哉

後世欺君誤國納賄招權土功木妖與宮闈爭勝倍于偃月堂格天閣獻妻納女與嬪御爭麗倍于石季倫雅克特穆爾又皆粥飯僧之罪人也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来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于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於文公遺意也近有人語予曰今之岳廟多鑄賊檜像跪縛于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于

櫓上持刀砍櫓庶為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伴食

盧懷慎身為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憸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為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之為唐討當於古人中求之史以伴食譏之是亦俗見也乎

王安石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旊字元鈞斿字元龍皆不以為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已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旊及斿亦坐貶遠方所謂為法自敝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

又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

佞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葢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信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覩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王安石廟祀

王安石之誤國極矣死而從祀於孔子廟并其子雱以其小人之黨盛也楊龜山力闢之而不能勝至南渡以孝宗之賢而猶惑之以為真聖人也乾道五年建寧布衣魏掞之請罷安石父子從祀不聽至理宗淳祐元年始黜之小人之黨易於欺世如此撫州有安石祠陸象山作記余曰祠不必立記亦不必作安石何功合于祀典乎

歇後

黄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人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之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綮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綮之既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平生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者不謂之賢不可也

虞雍公功烈 名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為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御敵兵四十萬著功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敵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

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
絶出乎衆人之表矣及敵背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
敵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
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厲諸將施置於倉卒
之餘而破敵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胸中素所蓄積忠誠
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
適然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
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敵遂遯去乃徐請車駕

還行都歷歷見於奏疏也余竊安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況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為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毁之乎丘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掎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 任盡言

宋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眉山人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集今罕傳余於羣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啓專言秦檜之惡其畧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蠧公擿名器報徼時簞食之恩擅立刑誅箝當代搢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兔斥異議如孤豚厚鷹犬之養而搏吠已憎

踈鵷鷺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頤指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私富貴之龍斷豈止使子弟為卿奪造化之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臣初乞朱雲之請劒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遂令存殁之間備極哀榮之典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直不愧其祖矣誠齋風稜義氣之言良非溢美乎余又因此見高宗之庸懦生既誤用檜及檜死謂内侍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既知其惡

而死猶以王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為也宋之亡也晚矣噫

王欽若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賓古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四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為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趙師羿

趙師羿字從善號檣東趙千里姪也尹京有政聲戮杭州姦僧尤奇嘗學犬吠以媚侂胄其後韓侂胄敗有贈之詭詞侍郎自號東檣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揺尾且尋土洞深藏羿即古擇字觀其字曰從善蓋取擇其善者而從之義也俗士多訛其音

升菴集卷五十二

明 楊慎 撰

論文

論文或尚繁或尚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尚難或尚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贍左氏相如是也而請容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

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竒者工於難命之曰複輿莊周御寇是也而郇模劉煇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打釘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

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為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録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

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没而伋軻作焉葢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逺六經之道遯矣綸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慎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逺不及也特難為褊心狹見者道耳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蕭穎士論文

蕭穎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復絶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昻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人佘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荅牛亨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頴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韓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群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為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矣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藳多用四六皆宰相

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時宰相蓋嫺於辭也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渟滀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駃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

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熙之琵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 古人文法有祖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廥而中山罪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

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兆奪辰林甫將藩黄屋奔鬼質敗謀興元㞗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偏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

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説長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古詩文宜改定字

顔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跱衡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来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訓詁之文貴顯

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逸之意本謂日為甲乙之屬辰為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後之

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為吉日寅卯為良辰雖朱子注楚辭亦誤用俗見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日從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大凡訓詁之文貴顯如此

古人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於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

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横議者遂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説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

安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為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葢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葢因色

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裏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

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 古文引用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荅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葢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簡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葢常體也或以康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

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為尹吉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上稱汋曰武曰左氏或稱芍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為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畧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誚無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臇胎鰕寒鱉炙熊膰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鱉蓋炰鱉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炰字耶不思寒與炰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鵠蒸麑劉熙釋名韓雞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

吾君此雋本也近刋本為不知者改作吳軍葢越甲吾君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耶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為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耶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古文之異

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賫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删月離陽離陰末節葢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瓮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蚿蚿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蚿風三句而憐目

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興矣

文字之衰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黄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説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録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為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為

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為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為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棅不知詩者及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

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遍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折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祕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目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李昭玘

日而月之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梓澤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别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

李倫河陽之梓澤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諸家地理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荆州記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龎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定

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體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嶁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

之

辨華

張平子西京賦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辨華辨駁華麗也辨古斑字又音葩或寫作斑梁元帝纂文云辨華文麗也

䀹䫌流眄

西京賦䀹䫌流眄一顧傾城注䀹眉睫之間䫌好視容也〇今按詩云猗嗟名兮玉篇引之名作顯眉目之間

也字從冥言美人眉目流眄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眳瞑字異音同義

防露之曲

文賦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諫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説謬矣若指楚客即為屈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間為對則為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

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来風庇清彈于幕下影婣歌於帷中益楚人男女相悦之曲有防露有雞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来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

柳子六逆論

柳子厚駁春秋左傳六逆之説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夫少陵長小

加大淫破義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
舊雖為治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益斥
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
是而妨之其為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夫所
謂遠間親新間舊者益言任人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
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治本大矣而可捨
之以從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然未究其事與時矣益
衛將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之子賤妨貴之一言專指

州吁此事之不同也若遠間親新間舊則周之用人尚親親先宗盟而後異姓魯之大聖如孔子亞聖如顔回固不得先三桓此時之不同也石碏之言未失也嗚呼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此周公所以思成湯之立賢無方而畎畒版築魚鹽之事孟子特稱之以為千古之希遇也然則光武之禮子陵昭烈之顧孔明謂非三代明良之盛事乎

楊文安公戒諭諸將銘

金人敗好卒先興戎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上為社稷下為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藺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奮當時謂可與陸宣公奉天一詔同朱子取二句入孟子註則此文膾炙當代久矣楊公名椿省元眉山人

李巽巖撰趙待制開墓銘

蜀最爾國偏處西南初幸自保社魚相鬻駁通秦塞開明始貪膠擾肇玆事難盡談秦函取蜀筺胠囊探篋既野蔓葛仍谷覃山玉靡在淵珠莫涵昔萬億秭今儲石儋上豈云富下滋不堪役困則傷告病如譚兵端孰弭寇鋒誰戢蟻聚蠭屯猶虓虎闞公起圖之寧忍一慙榷茗酒鹽兼用此三纖楮寓幣重輕相參吏姦游賊交鬭並讒止蕃蠅營射沙蜮含茍可救時荼苦薺甘退省其

私不羸一簪公曰我法要祇能暫彼兵與民互為矢函長此安窮亂是用餤解而更張五盍手攬天不憖遺斷鞅脫驂使民至今未弛負擔豈無若威逞願釋憾公葬久矣幽公沈沈我作銘詩神明所鑑刻諸北山維石巖巖美其必傳澤詎卒斬後此千載勿毀勿撼

辭尚簡要

書曰辭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揚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

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為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為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删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

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子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矇瞶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誑兒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荆棘而後人實以為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我太祖高皇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百八十餘年遵之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頭

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抵止也可以為世道長太息矣

邵公批語

先太師戊戌試卷出舉子蹊逕之外考官邵公暉批云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内當時以為名言後

觀龍川集乃知為陳同甫作論法也先輩讀書博且精不似後生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也因書之家乘

歐陽公非非堂記

歐陽公非非堂記云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與其諂也寧訕此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曰惡訐以為直者如歐之言是以聖賢所惡者自居也而可乎語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譽可過而毀不可過也大舜隱惡而揚

善春秋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孔子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近厚之道也如歐之言則訕訐之風盛而不肖之志得矣試取韓文公原毁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哉此說一倡則萋菲貝錦簧鼓陷穽何所不至其不流於小人之歸也幾希

平復燕雲表

王將明作賀平復燕雲表以昆夷維其喙矣對燕人悅

則取之鄭達夫亦用上句而下以周公方且膺之為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切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吳潛宅揆麻制

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晝錦為樂入趣延英之名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戒限未明卑不可以加尊而稱姪稱臣之名分未正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洛而莫紓在庭狃於意見之偏在邉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

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救寧之討任重道遠實惟弘毅之賢於乎詩有天保采薇當屬修政敵王愾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惟至誠足以動感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繄我者俊毋煩訓詞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為詩資平生為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為

之注釋且序之曰氣淩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耶

張謂贊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

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於既死矣當表出之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刼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

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安頋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徳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鷩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集文選文士姓名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為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白渠歌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為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此漢紀所載比

漢書多水流魚跳二句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名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揚雄非也

雪讚書紈扇

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靡遇象能鮮即潔成

輝桓脩遂以書扇余嘗有夏日詩云紈扇書羊孚雪玉笛吹李白梅

巧心妍耳

陸機文賦雖濬發於巧心終受嗤於拙目袁豖云有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譲之辭也

傳一廖二

吾蜀觧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收彈丸黒子之地傳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傳一廖

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傅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登三乘六

凉謝愛獻晉帝表登三綿地乘六御天宋人徳奉三無功安九有句法祖之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辥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葢

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僻如此

榮露蕭雲

宋書符瑞志榮露騰軒蕭雲掩閣綿書云榮光冪河休氣四塞天地訢合乃降甘露是謂榮露尚書大傳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温子昇詩桐華引仙露槐彩麗卿煙皆用此事文人好奇如此齊書卿煙玉露旦夕揚藻

雪窖氷天

歎馬角之不生覔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泪雨氷天洪皓

祭微宗文

草薰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江淹别賦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草薰風暖揺征轡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詞改薰作芳葢未見文選者也孔明集地芝候月天華逆風

舜梧堯柳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柳其句極工且新

望杏瞻蒲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春鶊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必鳴機杼前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孟昶勸農文全用之

崔雍

崔雍弔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唳天命如何

鈲䙟

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奥卓氏充鉱𧛁之端金谷之華石子致音徽之觀注引揚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鉱裂帛為衣曰𧛁

綈袍紈扇

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臣終致上客之引○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懐綬匿跡人未知也所交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青案緑瓷

古詩青玉案即盤也今以案為卓非孟光舉案即盤也若今之卓子豈可舉乎緑瓷酒器見鄒陽酒賦

紫莖屏風

楚辭紫莖屏風文緑波注以屏風為草名又曰屏風謂葉障風○今按後説最是屏音丙屏風正與緑波為對最見工緻宋吳感詩繡被夜歌青翰檝緑波春漾紫莖風

白間

西都賦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間猶黄間也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間古弓名文選以間為鷳非也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禄山茘枝見小說

諾臯記序

段少卿諾臯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竈下之駒掇莊叟說户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

千眠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注光色盛貌一作谸綿望山谷青

裕裕也見説文轉作芉綿帛莊詩可憐芳草更芉綿

步有新船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為涉謬矣南方謂水際為步音義與浦通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之税柳子厚鐵鑪步志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墟水津為步罾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吴録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

留處樹萱録載唐臺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江步野
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横此萬斛舟

伏湛奏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
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
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古蜡祝丁零威歌遺句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義始足丁零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而脩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增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古人偽作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於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

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菆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輙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欵臣賤如芻狗微類醯雞虛荷燭幽冐無執贄究其丈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為況外邦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諭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

矣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為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為兩人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縱囚論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予考縱囚自歸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翽後魏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為美太宗好名者葢慕而效之耳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叶韻止與殆叶韻葢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叶定倚叶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趍曰何馳亦是韻

語古文多用八字之内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耳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温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賛其元吉王姬下嫁名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婉二宋後揜三洪矣豈不善為四六者耶

周司冦匜銘

博古圖載周司冦匜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冦匜用造用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祐福其文極古雅當表出之

湖隂曲題誤

王敦屯於湖帝至於湖隂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於湖今之歴陽也帝至於湖為一句隂察營壘為一句温庭筠作湖隂曲誤以隂字屬上句非也張耒作於湖曲以

正之



升菴集卷五十二